



中国瓷器在中西文化交流史和全球贸易史上占据了重要的地位。随着大航海时代的开启,它们成为了西班牙人远瞭东方的窗口、文化交流的桥梁。在16世纪末的马尼拉港,伴随着咸湿海风与忙碌装船的号令声,一个个装满景德镇青花瓷的木箱被抬入西班牙商人租用的圣费利佩号大帆船的货仓。在西班牙帝国官方海外贸易体系(Contratación)的监管和调度之下,它们由马尼拉大帆船(Manila)运输到墨西哥阿卡普尔科,在经过严格的损耗与损毁清点后,最终运抵塞维利亚,再由王室特别派遣车队送往马德里王宫,开启了它们的欧洲之旅。

在16世纪末到17世纪初,运往西班牙的景德镇青花瓷占总量约九成,纹饰多为缠枝莲、卷草纹、渔樵耕读人物。青白条纹的文化印迹融入西班牙的民间、宫廷和天主教堂里,成为全球化进程中中外文明交流互鉴的一个缩影。

大帆船与市井巷陌的瓷器身影

赫苏斯·莫莱罗·加西亚在发表于《巴埃及卡:近代与当代历史研究》第43期的论文通过对塞维利亚和墨西哥城早期婚嫁与遗产清单档案进行考察,确认从1598—1610年间,马尼拉大帆船运送大量青花瓷至新西班牙首府墨西哥城,再由陆路转运至韦拉克鲁斯港,登船横渡大西洋,最终在塞维利亚港口卸货。于是,瓷器在大航海的跨洋旅程中渗透进了西班牙城市中层家庭的日常生活与市井空间。据塔蒂安娜·塞亚斯在《殖民墨西哥的亚洲奴隶:从“契约人”到印第安人》中所记载,16世纪末至17世纪初,西班牙中下层市民在结婚时往往会将“一只来自东方的瓷碗”作为嫁妆陪送给女儿。这只瓷碗通常用于盛放蜂蜜和蜜钱,在婚礼宴席上象征甜美生活与家族荣光。同时,塞维利亚城一名丝绸商人在婚礼账册中记录了“一只赠予新娘的中国青花瓷碗”,也证明了瓷器在这个时期已经进入普通家庭的婚嫁仪式。

除了嫁妆之外,小商贩和街头摊主也将“次品瓷”作为日常兜售的货物卖给城中居民。安妮·格里特森在《蓝白之城:景德镇瓷器与早期现代世界》(The City of Blue and White: Chinese Porcelain and the Early Modern

文史之旅

青白条纹的文化印迹融入西班牙的民间、宫廷和天主教堂里,成为全球化进程下中外文明交流互鉴的一个缩影。

从市井到圣坛

——近代早期中国瓷器的西班牙之旅

扬州大学 梁乔琪 周 凝

World,2020)中指出,由于残损或微瑕的瓷器在价格上更为亲民,因此城市工匠、船工和小商贩家庭能够买得起次品瓷,并将这类瓷器用于家中日常饮食,或用来供奉圣像。辛塔·克拉赫在2014年《东方陶瓷学会会刊》上发表的论文也指出,塞维利亚河港口旧仓库遗址出土的青花瓷碎片,其花卉纹饰与马尼拉航运瓷器中的“青花菊花缠枝”图案高度一致。也就是说,这些瓷器曾是城市居民日常使用的重要部分。

教堂圣坛上的青花与信仰

王室和贵族在节庆与婚礼中使用过的瓷器因破损或更新而被弃用,最终被转赠或捐献至城市修道院和教堂,继续以另一种方式嵌入西班牙社会的宗教空间之中。在那里,青花瓷不再是奢侈王权的象征,而是平民与神明之间的静默纽带,连接起信仰和仪式。中国瓷器在西班牙教堂中一般有三种用途:一是用作圣坛器皿,如圣水盆(pila de agua bendita)、盛放圣饼的圣体皿、圣油瓶(ampollas de aceite)等,在天主教洗礼与弥撒仪式期间增加典礼的神圣性;二是用作仪式性供器(ofendas),比如说供奉神灵或圣徒的祭品盛具,表达信仰的纯粹与虔诚;三是修道院与教堂装饰,用于插花、置于祭坛两侧,甚至镶嵌进墙面或作为教堂的永久摆设。

根据学者玛丽亚·赫苏斯·桑斯·塞拉诺和辛塔·克拉赫等的研究,塞维利亚的修道院在17世纪通过美洲与马尼拉贸易获得了中国青花瓷器。这些瓷器被用于修道院的空间陈设与节庆期间的花卉摆放。对于修道院和教堂而言,这些来自遥远东方的瓷器在祈祷仪式中承载着对洁净与超越性的追求,它们的神秘东方属性为信仰空间增添了一丝肃穆与庄严,与圣坛上的银器、木雕圣像共同构成天主教仪式的神圣场景。教士与信徒通过瓷器所散发的洁净光泽,深化了自我对神圣与救赎的体验。至17世纪中叶,除了青花瓷,还有少量德化白瓷宗教像被运送至西班牙天主教堂作为宗教器物使用。

这些漂洋过海的瓷器,从福建、浙江等地的沿海港口出发,经由太平洋的风浪与马尼拉的转运网络,最终抵达西班牙的城市、巷陌。直到1815年墨西哥独立战争爆发,大帆船贸易结束。它们成为大航海时代全球贸易影响下西班牙市民社会内部生活形态与王室文化景观的一部分,构建了近代早期欧洲人对文化他者的积极认知。

鄱阳湖入赣江抵达南昌,九月九日恰逢洪州都督阎伯屿宴集,遂作此文。今湖南衡阳旁的湘江与南昌旁的赣江虽同属长江支流,但二者近乎平行、东西相隔,两者绕道湘江至衡阳,再折返南昌,既不符合行程逻辑,又无任何史料记载其曾踏入今湖南境内。相反,王勃经湖口、鄱阳湖时,古衡山(大别山)南麓的龙感湖(古彭蠡泽一部分)近在咫尺,为其观察“雁阵惊寒”之景提供了现实条件。

“雁阵惊寒,声断衡阳之浦”的写实特质,进一步佐证“衡阳之浦”为龙感湖水域。《滕王阁序》虽辞藻华丽,但核心是对滕王阁登临所见之景的真实描摹,“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即为明证。农历九月重阳,气候转寒,大雁开始南迁,而古衡山(大别山)南麓的龙感湖一带,地处亚热带与温带过渡区,山系阻隔冷空气,气候温暖湿润,且古雷池、古九江在此形成广阔水域与浅滩、水草丰茂、鱼虾充足,是候鸟越冬的理想栖息地。《尚书·禹贡》“彭蠡既猪,阳鸟攸居”的记载,早已证实此处为鸿雁等候鸟的越冬胜地,“阳鸟”即随季节迁徙的候鸟,与“雁阵”意象完全契合。

当代生态与考古发现,为龙感湖作为“衡阳之浦”提供了鲜活佐证。黄梅县地处古衡山(大别山)正南麓,依“山南水北为阳”的古制,全境皆属“衡阳”范畴,其南境的龙感湖湿地,是长江中下游保存最完好的淡水湿地之一。2009年,龙感湖被批准为国家级自然保护区,2025年冬季更迎来40余种、超16万只越冬候鸟,其候鸟种类与数量规模,远非今湖南衡阳地区可比。更重要的是,龙感湖作为古彭蠡泽的一部分,与《滕王阁序》中“彭蠡之滨”同属一片水域生态系统,渔舟唱晚与雁阵惊寒的景象相互呼应,构成完整的登临视野。

今湖南衡阳被附会为“衡阳之浦”所在地,实则是历史流变与文化附会的结果。南岳封后,今湖南衡山的文化地位逐渐提升,取代了古衡山(大别山)的声望;加之当地确有候鸟越冬,且存在“回雁峰”的传说,后人便将“衡阳之浦”与今湖南衡阳关联,附会者日众,渐成“定论”。然而,考之文本、地理、历史与作者经历,此说实难成立。

解读经典,应回归文本语境,结合历史地理与作者视角。将“衡阳之浦”重新锚定于古衡山南麓的龙感湖水域,非但无损《滕王阁序》的艺术魅力,反而让我们更贴近王勃笔下那个辽远而真实的秋日画卷。

2026马年春晚的舞台上,机器人元素大放异彩,宇树科技、松延动力、魔法原子、银河通用四家企业的人形机器人产品集体亮相,上演了一场堪称“中国具身智能阅兵式”的科技盛宴。其中,宇树科技人形机器人凭借全球首次公开的高动态、高协同集群武术表演,以行云流水般的跑酷、三米弹射空翻和醉拳连招,定格为全民热议的名场面。钢铁之躯腾跃如飞、百机协同毫厘不差,不仅为观众带来了无与伦比的视觉震撼,而且象征性地吹响了中国机器人产业迈向更高阶段的嘹亮号角。

跑酷背后,是两代技术路线的交锋

宇树机器人马年春晚呈现的高难度跑酷表演,是对2021年波士顿动力Atlas人形机器人跑酷的致敬,更是技术维度的超越,标志着强化学习技术从早期探索到成熟落地的演进。波士顿动力作为人形机器人的标杆企业,长期以模型预测控制为核心,依托高精

春晚只是一个起点,人形机器人的终极未来,不在聚光灯下,而在千行百业的实地应用,在人机共融的广阔天地,更在人类探索未知的星辰大海。

走向人机共融的星辰大海

上海大学 叶林奇

度动力学模型与人工精细调校,实现了极致的运动控制能力。这种方案在结构化场景中表现卓越,但面对开放场景的动态变化时,适应性性与迭代效率存在天然局限。反观宇树,其选择的强化学习路线通过“仿真海量预训练+真机迁移微调”的全流程闭环,让人形机器人在虚拟与现实的持续试错中,自主习得平衡维持、拟人运动与动态纠错能力。这一技术路径不仅赋予机器人更强的环境适应性,与更快的迭代速度,而且使其能从容应对春晚舞台这类复杂的动态场景,成就了一场零失误的精彩表演。

春晚舞台的高光,折射出中国人形机器人产业的底层逻辑。

生态层面,以宇树科技为代表的中国企业坚持开源共创,拥有全球最多的用户群体,依靠行业生态合力提速技术迭代,突破单一企业研发瓶颈。技术层面,中国机器人产业牢牢抓住AI原生后发优势,恰逢大模型时代全面爆发,从硬件研发初期就深度融合AI,同步推进运动控制、大模型与具身智能发展,跳过传统机器人漫长试错期,凭借AI赋能硬件实现弯道超车,抢占技术迭代先机。产业层面,我国更是拥有全球最完整的机器人全产业链供应链,成本、效率与规模化优势突出;叠加工业、民生、应急等海量落地场景,为技术迭代持续输送数据支撑与实践养分,进一步拉大产业发展差距。

具身智能的GPT时刻或许近在眼前

2022年ChatGPT发布,标志着大模型迎来GPT时刻——技术路线收敛、应用全面爆

发。而站在当下行业风口,具身智能的GPT时刻,或许将在未来三年内很快到来。

大模型的爆发从来不是偶然事件,而是长期技术积淀后的质变突破:2017年Transformer架构奠定核心技术根基,2018至2020年GPT-1、GPT-2、GPT-3三代模型循序渐进迭代优化,历经多年技术打磨,最终在2022年实现跨越式质变,引爆全球AI浪潮。

如今的具身智能领域,正循着相似的轨迹稳步前行;强化学习、视觉-语言-动作模型、世界模型等多条核心技术路线并行探索,正确的技术路径已然孕育其中,只待时机完成最终的技术收敛与快速迭代。如同2016年AlphaGo战胜人类,当人形机器人真正在格斗、马拉松、足球竞技、生产作业等越来越多场景中超越人类,具身智能必将如当年ChatGPT重塑人工智能行业一般,开启一个全新的智能时代。

中国人形机器人产业已跨过“像人一样运动”的初级阶段,下一个核心攻坚点是“像



人一样学习”,让机器人摆脱单纯的指令执行,拥有真正的自主进化能力。一方面要突破主动学习瓶颈,让机器人不再被动等待指令,而是具备自主发现任务、自主采集数据、自主优化策略的能力,彻底跳出人工预设的框架;另一方面要攻克持续学习难题,让机器人实现“熟能生巧”的动态成长,智能水平不会定格在出厂时刻,而是在实际应用中不断迭代升级,持续精进。

与此同时,行业还必须补齐可靠性、成本、安全三大短板,推动机器人从春晚舞台的示范表演,走向工业、家庭、应急救援等真实场景,实现安全、稳定、高性价比的规模化落地。

可以说,春晚只是一个起点,人形机器人的终极未来,不在聚光灯下,而在千行百业的实地应用,在人机共融的广阔天地,更在人类探索未知的星辰大海。

它们将走进工业一线,化作高效稳妥的生产伙伴,替代人力完成高危重复作业,赋能产业提质增效;融入民生日常,扎根家庭、养老、公共服务等场景,成为贴心便捷的生活助手,贴近烟火人间;奔赴深空极地、极端作业等特殊场景,代替人类涉足险地,承担月球、火星探测等硬核任务,拓展人类探索的边界。

马年春晚的机器人腾跃,是中国具身智能的一次集中亮相。在不远的将来,我们或许能在春晚看到来自火星分会场的机器人表演——那将是人类科技与想象力的又一次巅峰相遇。

这不仅是一家企业、一项技术的胜利,更是中国AI、中国硬件、中国生态的集体崛起。未来已来,让我们期待人机共融的新时代。

吴兢论信

中共上海市委党校 朱林兴

显示的李世民君民互为守信的精神是值得肯定的。

言而无信者在中国历史上亦不乏其人。如,东周时期的齐襄公。公元前686年,齐襄公遣连称、管至父驻守葵丘,当面以“及瓜而代”立誓,待西瓜成熟之时即行换防。然瓜熟三度而政令不至,戍边将士“期戍,公间不至”长达七百余日,最终触发“无知之乱”的弑君惨剧。这场由个人失约引发的政治危机,致使齐国陷入长达四十年的内乱旋涡。又如,周幽王为博宠妃褒姒展颜,竟将镐京防务体系的关键的烽火台系统视作儿戏,“尝举烽火征兵,兵莫至”达九次之多,待犬戎大军压境之时,狼烟四起而诸侯皆疑,终致西周社稷在荒谬悖信的行为中轰然坍塌。

“信”本质上体现的是人品、道德、认知和价值取向。信是社会核心道德准则的重要内容。无论是个人、组织还是国家,信是维系人际关系和社会合作的基石,立身以诚信为本,是赢得天下的持久性力量。大量事实证明,诚信如同人生的通行证,即使在最黑暗的环境中,也能找到前行的光亮。从个人到国家,从古代到现代,那些最终赢得尊重和成功之人,无不视诚信为天、为命。这是铁律。个人循此律,才能立足社会,智勇深沉,反之,将寸步难行,为社会所唾弃,“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企业循此律,才能赢得市场,长盛不衰;国家循此律,才能团结百姓,克难攻坚,“民富国强。反之,“君臣不信,则百姓诽谤”,失信于民君必亡”。足见,是否讲信,并非小事,而是事关社会个体、组织,乃至国家存亡、盛衰之根基。

吴兢的“信之为道大矣”,可谓我国优秀传统文化中的经典名句,对当今时代仍具有明显的启迪价值。信者赢天下!